

蘇曼殊上人的遺畫（四）

◆ 釋廣元

曼殊於文字詩詞造詣均深，他的題畫與短跋亦均雋永可誦。其題畫詩文又多為其全集所未刊者，茲錄其題畫數則以見一斑：題「華嚴瀑布」云：「華嚴瀑布，在日光山，蓬瀛絕勝處也。仲子曾作華嚴瀑布詩十有四章，詞況麗瞻。又憶昔入羅浮，過黍珠菴，讀破壁間何氏女詩有：『百尺水簾飛白虹，笙簫松柏語天風。』亦可誦。吾今作是圖，未識可有華羅之勝否？」題「聽鶉圖」云：「昔人天津橋聽鶉詞云：『最可惜一片江山，總付與啼鶉。』衲今秋弛擔韜光菴，夜深聞鶉聲，拾筆圖此，並柬季平一詩，詩曰：『劉三舊是多情種，浪煙波又一年，近日詩腸饒幾許，何妨伴我聽啼鶉！』」題「松陰鼓琴」云：「海天空闊九皋深，飛下松陰聽鼓琴；明日飄然又何處？白雲與爾共無心。」「登衡山祝融峰」題贈兩華菴老僧畫云：「癸卯入衡山，登祝融峰，俯視湘流明滅，昔黃龍大師登峨嵋絕頂，仰天長歎曰：『身到此間，無可言說，唯有放聲恸哭，足以酬之耳。』今余亦作如是觀。是夕，宿兩華菴，老僧索畫，忽憶天然和尚詩曰：『悵望湖州未敢歸，故園楊柳欲依依，忍看國破先離俗，但道親存便返扉。萬里飄蓬雙布履，十年回首一僧衣，悲歡話盡寒山在，殘雪孤峰望曉暉。』即寫此贈之。」題「白馬投荒圖」云：「甲辰從暹羅之錫蘭，見崦嵫落日，因憶法顯、玄奘諸公跋涉艱險，以臨斯土，而遊跡所經，都成往蹟，予以繫身情網，殊悔蹉跎，今將西入印度，佩珊與予最親愛者也，屬予作圖，適劉三詩到，詩曰：『早歲耽禪見性真，江山故宅獨愴神，擔經忽作圖南計，白馬投荒第二人。』噫！異日同赴靈山會耳。曼殊畫，令蔡守書。」「吳門道中聞笛」題云：「癸卯入吳門，道中聞笛，陰沉淒楚，因製斯圖。」

昔胡寄塵在《說海舊錄》中「記曼殊上人」說：「他的詩，他的畫，他的小說，都別有一種風致。有人說他的畫是融化中國畫和東洋畫而成的，實則他的畫，在中國和南宋馬遠很相似，詩略近晚唐。總之，高逸有餘，雄厚不足，說他是東洋風氣，也不為過。」儘管曼殊功力尚有未夠熟練之處，而其神化的境界，簡直是超凡脫俗，一塵不染，所謂羚羊掛角而弗可跡象。更難得可貴的是他的畫，沒有一幅是摹古人畫稿的，每一幅都是全憑一時靈感，下筆時又絕無絲毫功利之意，純由內心境界的自然流露，宛如天籟自鳴。凡有所作，皆意境空靈，構圖警闢，敢說古今任何畫家都畫不出來的。誠如《華嚴經》所說：「一切唯心造。」最難得的是作這些畫時，他才二十餘歲，最晚畫的也只三十歲出頭。可惜天不假年，不然他的成就實不可限量！真是藝壇上的一大損失。

曼殊作畫，從不訂潤格，亦不換作供養，但令人好笑的是，他妙想天開，自創新例，就是凡女郎索畫，必須以本身小影一幀作為酬勞，男子則一概謝絕。他在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一日致劉三書中，還自我解嘲說：「吾公得毋謂我狂乎？」曼殊的母親河合氏序曼殊畫集有云：「余詢知其思及其姐，亦下淚語之曰：『吾兒

情根未斷也。』」如果她知道曼殊訂有以女郎照片交換已畫的這種變態潤格，一定會嘆息說：「癡兒姪心未除，貪著色相，雖復出家，亦難解脫耳！」

附 錄

章炳麟（太炎）序

亡友蘇元瑛子穀，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。父廣州產，商於日本，娶日本女而得子穀。廣中重宗法，族人以子穀異類，群擯斥之，父分資與其母，令子穀出就外傳習英吉利語，數歲父死母歸日本，子穀貧困為沙門，號曰曼殊，不能作佛事，復還俗，稍與世大夫游，猶時時著沙門衣。子穀善藝事，猶工續畫，而不解人事，至不辨稻麥，期候啗飯，輒吃五盂，亦不知為稻也。數以貧困從人乞貸，得銀數版即治食，食已銀亦盡。嘗在日本，一日飲冰五六斤，比晚不能動，人以為死，視之猶有氣，明日復飲冰如故。子穀少時，父為聘女，及壯貧甚，衣裳物色在僧俗間，所聘女亦與絕，欲更娶，人無與者，乃入倡家哭之，倡家駭走，始去美利加，有肥女重四百斤，脛大如汲水甕，子穀視之，問求耦耶，安得肥重與君等者？女曰：「吾故欲瘦人。」子穀曰：「吾體瘦，為君耦何如？」其行事多如此。然性愷直，見人詐偽敗行者，常瞋目罵之，人以其狂憨亦不恨。子穀既死，遺畫數十幅，友人李根源印泉，蔡守哲夫為印傳之。己未十二月章炳麟書。v（全文完）

